

高职艺术设计类学科教育数字化转型： 现状、困境与对策

陈维艳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数字创意学院 江苏常州 213164)

摘要: 随着我国教育数字化战略的推进,高等教育迎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其中,高职艺术设计类学科已呈现明显的数字化融合迹象,但尚未形成数字化教育体系,且仍存在学生数字化技能学习障碍、教师数字化教学综合能力不足以及专业定位不清晰等问题。因此,高职艺术设计类学科教育可从扩大艺术生源范围、构建数字艺术大专业平台、构建多元教师培训体系等途径入手,逐步解决高职艺术设计类学科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难题。

关键词: 高职院校; 艺术设计类学科; 教育数字化; 对策

中图分类号: J 50-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2434(2023)04-0075-05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Art and Design Disciplines: Current Status, Dilemma, and Countermeasures

CHEN Weiyan

(School of Digital Creativity, Changzhou Colle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hangzhou 213164,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China's digital education strategy, higher education is facing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mong them, higher vocational art and design disciplines have shown clear signs of digital integration, but the digital education system for art and design disciplines has not yet been established, and there are still problems such as students' learning obstacles in digital skills, teachers' lack of comprehensive abilities in digital teaching, and unclear professional positioning. Therefore, higher vocational art and design disciplines can start from expanding the sources of art students, constructing a professional platform for digital art, and establishing a diversified teacher training system so as to gradually solve the problems i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art and design disciplines.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rt and design disciplines; education digitization; countermeasures

0 引言

21 世纪,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人类迈入全新的数字时代。《教育部 2022 年工作要点》明确

提出,积极发展“互联网+教育”,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升级^[1]。与此同时,《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 2022 年工作要点》也将推进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数字化升级作为

收稿日期: 2023-06-26

基金项目: 江苏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 2023—2024 年度江苏职业教育研究课题“现代职教体系建设背景下文化创意类大专业平台建设研究”(XHZDB2023005); 2021 年度江苏高校“青蓝工程”; 2022 年江苏省高职院校教师专业带头人高端研修项目资助(2022GRFX007); 江苏省职业教育数字创意设计“双师型”名师工作室

作者简介: 陈维艳(1984—),女,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 艺术设计学

当前职业教育工作的重点^[2]。在教育数字化战略持续推进中,高职艺术设计类学科虽已与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和核心算法等技术进行了跨界融合,也取得一定成效,但仍面临诸多困境。如何破解这些困境,是当前高职艺术设计类学科在教育数字化转型中亟需探讨的问题。

1 高职艺术设计类学科教育数字化转型现状

1.1 数字化融合迹象明显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迅猛发展和我国教育数字化战略的持续推进,高职艺术设计类学科呈现明显的数字化融合迹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 新增数字艺术类专业。数字艺术类专业是“艺术+数字技术”的融合新生,具有较强的学科交叉性。如,数字媒体、数字影像及数字展览等新专业,均是在传统的摄影、动画及会展等专业的基础上引入数字技术而形成。

2) 在传统学科教学中引入数字技术和资源。具体表现在:教学方式上,教师使用数字技术突破原有教学方式,开启了混合式教学模式;教学内容上,引入数字化应用案例,进行数字化思维训练,开发智慧课程和资源库;技能训练上,启用数字设计软件,提升学生的数字创意技能,拓宽学生的创作训练场景。

3) 教学成果展示和应用的数字化。数字技术在为艺术专业师生提供新的教学、学习及创作媒介,激发师生创作思维的同时,也为教学成果展示和应用转化提供了新载体,如毕业设计展、非遗古迹与文物的数字化保护、舞台空间的交互设计等。

1.2 数字化教育体系构建任务紧迫

当前,我国高职院校正处在探索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尝试期,数字化教育体系如何构建、标准是什么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明确。在此背景下,高职艺术设计类学科数字化教育体系的构建更是迫在眉睫。美国加州大学校长办公室院校研究与学术规划主任常桐善教授指出,美国高等教育信息化协会将“数字化转型”界定为利用数字化技术和战略,通过一系列深度而协调的文化、人力资源和技术的转变,构建新的组织程式,从而实现组织运行模式、战略方向和价值导向的实质性转型^[3]。就此标准而言,教育数字化转型肩负双重任务:一是数字技术的内嵌与

耦合;二是教育的创新和变革。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是数字技术带来的数字价值,这个价值在于引发并促进教育产品、教育服务、教育流程、教育模式、教育组织等的创新和变革,而这些创新和变革带来了教育服务生态的变化和重组。从这个意义上看,教育数字化转型实质是一种系统性和整体性的数字价值主张,指向教育全要素、全流程、全业务和全领域的深刻变化,最终要形成数字教育新生态^[4]。可见,高职艺术设计类学科的教育数字化转型不可只停留在引入新技术、应用新设备、开设新专业这一层面,而是要对整个教育生态系统进行数字化重构,真正将数字教育要素嵌入教、学、练、考、管、测、评等全流程,实现数字技术、数字资源、数字教学空间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以此形成完备的高职艺术设计类学科的数字化教育体系。

2 高职艺术设计类学科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困境

2.1 学生文与理的学科隔阂

我国高职艺术设计类专业招生主要以艺术类文科生源为主,此类学生进入大学后在进行具有理工科知识背景的数字化技能学习和数字思维训练时存在较明显的学习障碍,主要表现为技术原理理解困难、技术操作流于表层、技术开发缺乏理科知识支撑等。究其原因是文科生在高中阶段的所学课程主要以政史类为主,较少接受除数学以外的理科知识的持续学习,因此在逻辑思维和理科知识方面“先天不足”。加之,艺术生高考录取分远低于文化生,这意味着多数艺术生在文化课基础、学习习惯等方面与文化生相比,不足更为突出。近些年新增的数字艺术类专业,均有数字信息、人工智能等知识内容的融入,此类专业本质上是艺术审美为“表”、数字技术为“里”。因此,理科知识匮乏和逻辑思维能力较弱的艺术类文科生很难驾驭此类专业。如,数字展示技术专业,从专业属性上看其仍属于艺术设计学科下属专业,但实质上已演变为以空间视觉传达为呈现形式、以漫游交互技术为支撑的交叉专业。此专业中用到的增强现实技术和交互类软件等均含有计算机编程知识。学生学习此类专业,既要掌握艺术设计学科知识,具备艺术创作思维和能力,又要具有一定的理科相关知识和较好的逻辑思维。因此,如何破解学生的学科背景局限、学习能力不足等问题,是当前高职艺术设计类学科教育数字化转型的

紧迫问题。

2.2 教师艺与数的新旧互搏

教师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施者和推动者。在高职艺术设计类学科的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中,教师存在三个普遍问题。

1) 定型的艺术思维与亟需构建的数字思维之间的纠结互搏。高职艺术设计类学科的教师队伍主要由艺术专业的硕博生组成,他们在十多年的专业学习与训练中形成了成熟且牢固的艺术思维。但数字艺术类作品的创作与数字艺术类专业的教学在依赖艺术思维的同时,还要借助数字思维才能完成。这要求教师在教学环节中要同时具备艺术思维和数字思维,并能随时在艺术思维模式与数字思维模式中切换。但就目前高职艺术设计类学科教师的总体情况看,短期内多数教师还无法兼顾使用两种思维模式。主要原因是数字思维与技能的养成,需要持续的学习训练和跨学科知识支撑,这对艺术设计类学科教师而言是一个较大的挑战。

2) 传统艺术设计类学科教学方法的惯用与数字化教学方法的冲击。我国高职艺术设计类学科使用计算机技术后,形成了一种依赖于计算机设计绘图的教师主导式教学模式。在教育数字化转型之际,多数教师一方面习惯于使用“教师示范、学生模仿”和“教师指导、学生训练”的传统教学模式,另一方面又迫于数字艺术专业教学的冲击不得不探索、尝试新教学模式。在新旧教学模式之间持续摸索将成为艺术设计类学科教育数字化转型初期教师的另一个困扰。

3) 传统艺术技能的迁移转化与数字技能的有效融合。目前,高职艺术设计类学科教师所掌握的技能主要是艺术手绘和计算机绘图。随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推进,单一的艺术技能已无法满足日常教学。更新教学观念,开展新数字技术、信息素养的学习与训练,将艺术技能进行迁移转化是艺术设计类学科教师当前的紧迫任务。因此,如何突破传统艺术技能桎梏进入数字技能学习、如何将艺术技能与数字技能进行融会贯通、如何克服跨学科知识学习的障碍,是高职艺术设计类教师当前所面临的难题。

2.3 专业新与旧的定位不明

新增数字艺术类专业定位不明晰是当前高职艺术设计类学科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中遇到的突出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艺术设计类学科教

育数字化转型仍在起步探索阶段,新增的数字艺术类专业不仅专业建成时间短,且具有显著的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性,是数字技术与传统艺术的交织,是多学科知识体系的交融互渗。这一特征完全颠覆了传统艺术设计学科管理者和教师对艺术设计专业定位的认知。因此,多数高职艺术设计类学科在短期内无法清晰地界定其究竟应定位于数字技术类还是数字艺术类,或是如何在数字技术与数字艺术中找到新的平衡点,从而导致新增数字艺术类专业无法明确定位。

3 高职艺术设计类学科教育数字化转型应对策略

3.1 扩大艺术生源范围,突破艺术生源局限

学生是教育的对象和主体,学生的学习背景、知识素养等直接影响教学效果。解决艺术生的单向度知识局限问题,是艺术设计类学科教育数字化转型顺利推进的关键。艺术设计类学科教育数字化转型未来会朝着多学科知识互融、跨专业技能互嵌、复合型艺术技能人才培养这一趋势发展,而且目前新生的数字艺术类专业涵括了大量的理工科知识内容。鉴于上述背景,艺术设计类学科教育数字化转型要突破当前招生局限,应在艺术生源的基础上,增加理科学源,以解决艺术设计类学科教育数字化转型中学生文理科知识隔阂的困境。

首先,高职艺术设计类学科要进一步深化艺术与科技的交叉学科教育,增设具有一定理科背景的数字艺术设计专业,增加艺术设计学科与理科学科的交叉融合,以此鼓励和吸引理科生选择艺术设计专业。其次,高职院校需制订个性化招生政策。例如,给予理科生适当的降分录取机会,或奖励一定数额的奖学金等,以此吸引更多理科生报考艺术设计专业。最后,高职院校可增设专项选拔机制。设立针对理科生的增设专项选拔通道,例如开设面向理科生的考核或面试,以评估其数字艺术学习潜力和适应能力,从而为理科生提供更公平的选拔机会。2018年,各地高考改革已陆续实施“选考制”方案和专业开放性原则,这将更有利于生源口径的拓宽和生源的多元化。随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和落实,高职院校艺术设计类学科可继续完善多样化生源招生策略,让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成果真正落实到学生身上。

3.2 消除传统专业界限,建立数字艺术大专业平台

高职艺术设计类学科在教育数字化转型中虽新增了多个数字艺术类专业,但新专业还存在专业定位不清晰等问题,这不利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推进。解决此问题,首先要认清一个基本事实,即本质上,教育数字化转型指向教育系统性的创新和变革,目的是使其从供给驱动变为需求驱动,从而形成具有开放性、适应性、柔韧性、永续性的良好教育生态^[6]。与此同时,随着艺术设计类学科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推进,各专业不仅融入了数字技术、数字资源,更进一步打破了纯文科学科属性。数字技术融入多个专业,一个专业使用多类数字软件,专业之间共享师资、共享技术,专业之间跨界合作、交叉互渗已成为常态。在此背景下,高职艺术设计类学科传统专业口径设置过窄、专业划分过细等问题较为突出。可见,传统专业设置模式已无法与数字化教育生态相融。因此,专业调整势在必行。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最终目标是建立数字化教育生态,打破传统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界限,消融专业之间的壁垒,进而形成趋向于综合性强、互渗性深的大专业平台。高职艺术设计类学科亦可尝试建立数字艺术大专业平台,以大专业平台兼容小专业方向、弱化小专业界限,打通专业壁垒,共享教学资源,共探教学技术。由此,为学生创造多元化、多途径、多方向的数字化学习生态空间,不仅可解决当前高职艺术设计类学科教育数字化转型中专业定位不清晰的问题,还有利于艺术设计类学科数字化教育生态系统的形成。

数字艺术大专业平台有三个优势。一是可加强学科交叉互补,打通学生专业限制通道,激发学生内在学习驱动力,让学生的学习驱动力由外部专业考评转变为内在兴趣驱动,让教学资源由供给驱动转向需求驱动,这是数字化教育生态开放性的体现。以艺术设计类专业为例,可开设融合数字文化创意、数字影像艺术、数字视觉等专业的大专业平台。在大专业平台下分设若干个专业方向、技能模块和项目平台,学生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性学习、训练,由此充分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内驱力。二是整合共享教育教学资源,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弥补现有教育教学资源不足等问题,为学生构建优质的数字化学习空间。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成本高昂,当下,各高职院校存在不同程度的资源不足、分布不均、经费有限

等问题,整合资源、共享资源、集中优势资源,将有利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顺利推进,这也是数字化教育生态柔韧性的体现。三是凸显专业互补优势,强化专业协作合力,打造优质的产教、校企合作团队,为学生提供可靠的企业实践资源和机会。艺术设计类学科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否成功、输出的人才是否符合市场用人需求,将由市场和企业共同判断。同时,艺术数字类专业具有较强的服务性和商业性,因此,学生参与企业项目并掌握行业技术标准将成为必要的学习要求。由此可见,加强不同专业之间的合作,凝聚各个专业的优势,可形成专业合力,将有利于艺术设计学科与行业、企业建立长期而稳固的合作,同时也为学生提供了更多优质的实践机会和资源,这也是数字化教育生态适应性和永续性的体现。

3.3 构建多元教师培训体系,培养数艺互融型双师队伍

培养既具有扎实的艺术专业知识,又掌握与专业相匹配的数字技能和数字思维的数艺互融的“双师型”教师,是推进高职艺术设计类学科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师资保障。

1) 内培外引,组建数艺互融型教师梯队。目前,数字技术应用的前沿高地在企业,企业是数字技术研发、推广与应用的先行者,不仅掌握领先的数字技术,更拥有大量数字研发人才。针对高职院校数字化教师资源匮乏的现状,学校要与数字科技、数字艺术类龙头企业建立合作,搭建校企数字化协同育人平台,以普及式内培和精英式外引相结合的方式培养稳固、专业的数艺融合型教师梯队。具体言之,一方面,由学校委托行业协会、龙头企业选拔高端数字类人才作为培训师,为高职艺术设计类专业教师提供数字技术前沿知识的普及与技能的培训。此类培训不强调深度和难度,而是为教师普及数字技术知识和培训关键技能,为教师建立系统的数字化知识体系;另一方面,学校同步从企业、行业等引入数字技术能力强、项目经验丰富的行业精英,以兼职教师、行业名师等形式到学校定期为教师开展教学指导,以此提升学校师资队伍的数字实践综合能力。

2) 自提外炼,培育数艺互融型精英教师。数字技术发展快速,不断迭代更新,教师掌握数字技能后仍需持续学习。一方面,教师要建立终身学习意识,通过自学、自练等形式不断更新现有的数字知识体系,提高数字技术实践技能,提升数字化综合能力;另一方面,学校要与数字科技、数字艺术等相关行业

企业保持紧密合作,大力推进以企业项目为实践媒介、以院校资源为项目支持的产教融合型数字实训平台建设。该平台主要服务于校内精英教师团队,因此,学校需严格选拔优秀青年教师,深度参与企业实训项目的研发、设计与推广,全方位提升教师的数字化综合实力。企业要切实以市场化项目操作标准,对教师实行全流程、全要素训练,从而达到培育精英教师的目的。

4 结束语

新技术催生新时代,新时代孕育新产业,新产业呼唤新人才。在数字化时代到来之际,高职艺术设计类学科应积极采用数字技术改变教育生态模式,以数字资源重整专业方向,以数字思维更新教师队伍观念,从而为数字时代的发展培养既具有人文艺术素养,又兼有数字技能和数字思维的复合型艺术技能人才。虽然,目前高职艺术设计类学科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诸多困难,但随着高等教育

数字化转型步伐的加快和数字化技术的成熟,高职艺术设计类学科将会逐步解决教育数字化转型中所遇到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教育部 2022 年工作要点 [EB/OL]. [2022-02-08]. http://www.moe.gov.cn/jyb_xwfb/gzdt_gzdt/202202/t20220208_597666.html.
- [2]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 关于 2022 年职业教育重点工作介绍 [EB/OL]. [2022-02-08]. 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2/53982/sfcl/202202/t20220223_601491.html.
- [3] 常桐善. 解决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是当前数字化转型的核心任务 [EB/OL]. [2022-12-08]. <http://www.js-gjxh.cn/newsview/28016>.
- [4] 胡蛟, 彭红超, 祝智庭.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J].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2022(5): 72-81.

[责任编辑: 缪宁陵]

(上接第 4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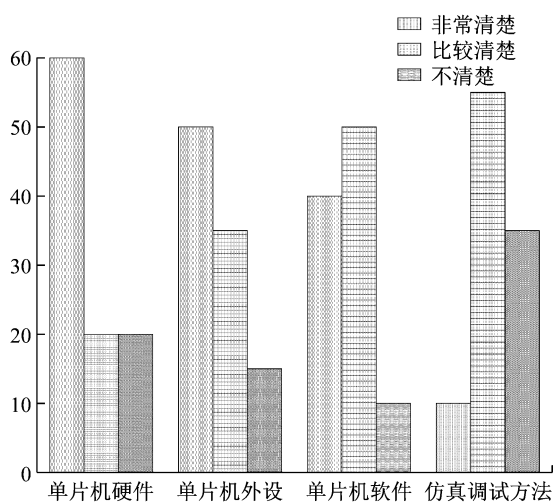


图3 行为改变层评估结果

目情况、学生的专利及论文、优秀毕业设计数量等指标开展评估(如表4)。

通过设置各项的权重比例,汇总专业群评估得分,最终形成专业群教学质量的产生效果层评估结果。在上述数据的基础上,专业群将组织人员对相关指标进一步分解,关注指标背后的相关技能点数据,从而间接反馈到具体课程的教学质量上,以终为始,用业务结果进一步提升柯氏模型对于教学质量的指导能力。

表4 产生效果层宏观指标

| 评估内容 | 指标点 | 权重系数 |
|------|-----------------|------|
| 技能竞赛 | ●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奖 | 0.3 |
| | ● “互联网+”双创竞赛获奖等 | |
| 学术能力 | ● 学生申请专利数 | 0.2 |
| | ● 学生发表论文数 | |
| 毕业设计 | ● 校、省优秀毕业设计数 | 0.2 |
| | ● 专业对口率 | |
| 就业质量 | ● 工资水平 | 0.3 |
| | ● 职业发展前景 | |

参考文献:

- [1] 马国勤. 成果导向的高职教学质量评价改革探索与实践 [J]. 职教论坛, 2021(5): 62-69.
- [2] 王俊景. 柯氏四级评估模型及对企业员工培训体系构建的启示 [J]. 中国成人教育, 2017(16): 153-155.
- [3] 王志蔚. 高职院校理论课教学评价: 价值缺失与标准重建 [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0(26): 75-79.
- [4] Cahapay M B. Kirkpatrick model: Its limitations as used in higher education evaluatio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ssessment Tools in Education, 2021(1): 135-144.

[责任编辑: 缪宁陵]